

不是文學批評

——談奚淞作品中的倫理世界

南亭

我送我的魂魄經過蒼冥

探問造化如何安排我的來生，

不久我的魂魄重歸體內

回報說：「天堂地獄都即我本身。」

——魯拜集

從民國六十年到現在的六年間。奚淞只創作過兩篇作品，一是「現代文學」四十四期裏的「封神榜裏

的哪吒」，另一則是「現代文學」復刊第一期裏的「盛開的扶桑花」。傑出的作家不必以浩若煙海的作品來鋪陳他的聲名。對於奚淞，我們也應有這樣的評價。雖然只是兩篇短篇，却充份的顯示了他極可發掘的才華；他精心雕琢的文字格局走勢，他對生命基本情境的一些深悟洞識，這些證明了奚淞的創作生命將會有更多的可能性，同時，我們也應寄望他有更開闊的格局。

但是，作爲一個讀者，當我們反反覆覆的在讀他這兩篇作品，想要知道在它那虛迷華艷，彷彿有著古代香爐篆煙之美的小說佈局中，究竟想要告訴我們甚麼時，困惑便產生了，難道，在永生的河邊，由兩朵併成一朵的蓮花才是我們救贖的根極嗎？或者，「我們要走出去嗎？我們一定得走出去嗎？」這種古典而淒美的質疑，竟能破解我們生命幽暗的困局嗎？

哪吒！看你逃到那裏！

「封神榜裏的哪吒」，有兩個世界的衝突！一個是在人的裏面的靈慾二元衝突，一個是在人的外面的人與社會衝突。兩種表象不同的衝突，本質上仍然只是一個衝突，如果一切都是命定，我們要如何割捨命定的臍帶？如果自由是可能的，我們的自由要棲息何處？

哪吒的存在，是一種「應規」的存在，是一種充份意識到自己「應規」存在本質的一種存在。整個的哪吒，在他的裏面，集結了種種矛盾與衝突。歸結來，這是一種「存在」的清醒：

「師傅，我的出生是一種找尋不出原因來的錯誤；從解事開始，我就從母親過度的愛和父親過度的期

待裏體會出來了。他們似乎不能正視我的存在，竭力以他們的想法塑造我，走上他們認許的正軌。

父親希望我能和兩個哥哥一樣學文習武，變成優秀的將才。一樣不錯，我樣樣超出了他的要求，非但哥哥們竊下妬嫉我，有時父親看見我異於一般孩兒的膂力，也由嘉許變了冷然的臉色，我看得出在他淡薄的鼓勵言辭的背面有異樣的神情。……然而，在她（母親）的快樂中，我也敏感到她自己都不願意看見的不安——這孩子怎一點也不像他的兩個哥哥呢？」

被命定了具有神人般膂力的哪吒，或許是過份的自憐吧，在殘缺的人世，他是沒有匹對的孤獨者。家庭，這個倫範之源的基礎，只不過是他咀嚼更孤獨滋味的起步。哪吒沒有救贖，神人終究只能在永生之河邊，過著他寂靜無聲的生活。

與出生伴隨而來，腰纏的紅紗，在丑時的出生時辰，一切都是人命定的條件。「紅紗」就是人命定的「惡」的根源。柏拉圖靈慾二元的截然劃分，在哪吒的世界裏有著非常極端的表現：

「常常坐在我樓上的房裏，兩手緊握，雙腿縮攏，只靜靜地觀看浮雲消逝在窗外屋簷的邊緣，我用這

種凝望來計算什麼事也不做的時間。有時候我竟忘了我正在長大，竟恍恍惚惚地感覺到了快樂。但是偶而劃空而過的雁啊！把我一下子擊個粉碎。美麗的，伸展著巨翼的雁，是如何地中矢墜落啊！我看見雁飛，手膀的筋肉就不聽話地自行彈跳起來，彷彿在催促我，去取弓，去取箭。去嘗一嘗使大力得到鮮血的滋味。冷汗於是便滲滲地從額垂掛下來。

「我的心在身體的經歷和磨練中漸漸地定型，那型狀如果不是意味著殘缺又是什麼呢？」

「只要是活著的東西走進我的內裏便成了死亡，在那最深處幽冥的小房屋裏，已經掛滿了我鍾愛的屍體，包括一位少年軍官，他曾經因為中我一槍，流血過多，死了。」

在人的律法的世界，絕對的自由是不被許可的。縱使「可寬宥的罪惡」有限度的被許可，然亦不被同情，只是憐憫。概念上的絕對自由是一個名詞上的「空類」，是極端倫理合理化的理論支柱，如果一切都是「紅紗」影像的擴大，則人只有像哪吒一樣，退縮為倫理世界游離不定的原子，而這，正是哪吒的命運。

當然，哪吒和所有的人相同，都會被垂憐的光輝

照射，在人和人的交通中，獲得拯救的訊息和機緣。但哪吒拒絕了它：

「師傅，我想世界上唯一瞭解我的只有你罷，要不，你怎麼不教我任何事情，只教我在愁煩時多看天上的雲呢？是的，東部平原上的賊子們眼見就要造反，兩個哥哥正摩拳擦掌打算一展身手。後城的窮人聚集在低矮的茅屋下，女人裸露著手脚，饑餓地帶著色情挑逗的眼光閒蕩，自稱是西坎崗的狐狸。師傅，我害怕。」

「唯一伴著我的生命是四佷。頭腦不清的，手脚獅子似蜷曲的，臉孔可厭的。爲了厭憎，我倒要了他。可憐的四佷，常常受到我的恐嚇，有時在惡躁無聊的時候，我可真是以恐嚇他取樂的。……我喝問：『你站在那兒幹什麼？』他說：『我想陪陪你，公子。』我說：『你配嗎？』他無聲地哭起來，全身抖顫，喃喃地說：『我不配。』可是，確實無疑的，四佷是配的。單看他能在我跟前活了十五年就明白了。他是我內心殘缺的形相化，我傷不了他。」

哪吒是恐懼的，「對我而言，天上飛的，地上著的，都是太美的負荷。」他不要任何負荷。他寧願

自憐在自我的孤獨中。他自居於神的位置，卑微可憎厭的四氓是不配的，儘管四氓樂於擁抱他，爲他受過。氓者民也，四氓應是四民的象徵。他是神，儘管他的殘缺使他跌落爲人，他仍然要居爲神。因此，他只好變爲非神非人的「神人」。四氓的殘缺給了他救贖的機緣，他原可不必害怕，和他兩個哥哥一樣，投身東部平原的事件或其他，用面對更大的殘缺來銷熔自我的小殘缺。而他沒有。他的沒有，來自他的尊崇。這是哪吒第一度救贖的失敗。

九彎河事件是個曖昧而可以作多種解釋的事件。「在我焦躁不安到了極點的時候，驀然一道晃晃的青色影子像冰涼的手一樣拂過我發熱的頭。我開始渴望到有河的地方去，像是赴一個老早就準備好的約會。「九彎河成了「忘憂之河」。當他進入，「輕如蟬翼的紗巾隨水波飄了起來，我這才注意到它；自小，我就把它當作理所當然的東西給忽略了。我忽然想到，帶著它是毫無意義的。當河水浸拍到我的胸膛，紅紗巾像是懂得我心意的自動離開了與我身體的聯結，隨水波飄走。奇怪的是——師傅，在與它分離的一霎那，我覺得我的一切都變得無足輕重，我長久的憂煩都

隨它去了。」

但「忘憂之河」這樣神與人交混的世界，衝突仍然是無法避免的。九彎河事件，只使哪吒甩脫了「紅紗巾」的箝制後，突出的「靈」多了第一層的自覺——「我知道，我將付出代價。」這個代價就是——

「我是個罪人，……我只有把屬於你們（父母）的肉和骨都歸還給你們，來贖我內心的自由。」

這是哪吒第二度的救贖機緣，他的「絕對自由」理念，讓他棄肉棄骨，斬斷了塵世的牽連，他仍然沒有承受責任；或許可以說，「絕對自由」使他逃避了責任，成了期望的飄浮著的原子。

但是，太陽畢竟因其照耀而存在，飄浮的原子是不可思議的空類。他得到最終的自由，但仍哭泣，「忍不住的眼淚使我還想加入到世間的不完美裏去」，但他並未真的走進世間的不完美，他只是要求，「在那條我犯了罪的河裏，讓我變成自開自落的蓮花」，而他真的成了蓮花。「漸漸地，太乙的左眼亮起了一朵端麗的蓮花，右眼也亮起了另一朵，可是在心中，不偏不倚地它們合併成一朵，在永生的池邊」。而這是哪吒第三度拒絕了救贖。他的怯懦最後選擇的只有

一途——「物化」成沒有知覺的生物，而仍和他的歷史保持連繫——在他犯了罪的河裏。

哪吒的拒絕救贖，只使人想到新克果的拒絕救贖，想必新克果在家庭、社會、神的三階段脫離過程中，有著和哪吒相同的苦楚吧！

哪吒的生命，所能告訴我們的是——無論人的內面或外面，人是他自己歷史中的自己。或許人真的是孤獨的，生命的狼犬總是追蹤著自己的歷史軌跡前來咬噬；哪吒一直在逃，他選擇的是成為固定下來的「物」，不再流變，再無歷史。

如果，奚淞要告訴我們的是這些，那麼，我們的選擇可能是寧願叫哪吒未曾出生。因為，哪吒什麼也沒有告訴我們。哪吒只是他自己，他從未和自己以外的人類交通，雖然東部平原和後城那麼需要他。

個人歷史的獨特絕不包括集體的普遍，在相對的世間，那裏去找絕對的自由？如果不是挫骨揚灰，狼犬怎能逃避？

因此，哪吒不能繼續逃跑。他需要的是——回頭！將狼犬擊跑！他如果回頭，可能還會驚訝的發現，在他身後追蹤已久的狼犬，不過是「精神白蓮教」的

一隻紙犬而已。

孩子！讓我們走出去！

如果生命只是一齣鬧劇，如果興旺的背面總是隱藏著衰敗，那麼我們還要不要走出那扇家裏的大門？或許，這個似是而非的問題只不過是個「假問題」，就如同「永恆」的概念可能只是個「空的概念」。「永恆」的背面絕對是不會只有「虛無」的吧！

但是，奚淞所要告訴我們的，就是個這樣的問題。「盛開的扶桑花」，隨著花的盛開，必然會「召來幾隻有氣無力上下翻飛的蛾蝶和一羣浮游的白蟻」，這是律則——興旺中早已佈下朽敗的種子。但怕什麼呢？扶桑花朽爛了，它不會因此而死去，它只是消逝，它的種子仍然留在，它會在枯燼中再度蓬勃，別的扶桑花也仍舊會燦爛熱鬧的每年繼續不斷的開下去。

真的，奚淞在怕什麼呢？

「盛開的扶桑花」借花喻人，點染的是一個社會自我割離的家族。他們高高的在上面存在著，追求自我的尊崇，他們和所有家族一樣，有盛有衰。但這個高高在上的家族，由於他們太高了，失去泥土的給養，他的後代便只能奔逃，寧願終止家族的延續。

費大志的家是這樣子的：

「這棟日式公家房子，在光復初年還算是頗為幽雅的住宅，如今却像是破落得無可救藥了。透過玄關上那扇再三修補過的未經磨砂玻璃拉門，可以看見牆外電線桿上的一盞路燈，明昧照在院角的扶桑花上；紅花半開半謝，吊吊垂垂，召來幾隻有氣無力上下翻飛的蛾蝶和一羣浮游的白蟻。」

費大志的父親費曉樓，在他興旺的時期，費大志的印象是：

「……那些少年苦讀讀書以求上進的情況，那些事業高峯壯年時代的歷史，那些初涉歡場宴遊不傷大雅的笑話，還有對記憶中故國家鄉美景、美食越漸誇張起來的描述。當然，吊掛在嘴上的，是某次在麻將桌上罕有的輝煌勝利……這些故事笑話奠定了我對生活，對爸爸過去的一些概念，也成為我們家人共享天倫的一部份。」

費曉樓一生作了不少別人稱讚的事，別人都說：「費老，真是要得。」然而，到了最後一年，費曉樓「却是肉體和精神都處在一種不可挽回衰敗侵蝕中的老人」。

他狂熱地愛上甜食，爲了妻子偶一次忘記帶回山楂糕，而認爲「全家沒有一個人真正關心他」，在自覺地走向死亡的過程中，費曉樓「深深地恐懼了」。他覺得「一切都沒有意思，不知道究竟少了些什麼，我突然覺得我這一生也都沒有意思。」

面對死亡的焦躁不安，對過去的歷史全盤否定。費曉樓在追憶黃山景色的詩裏有「獨自莫凭欄」的詩句，一種異地的蕭索、畏懼、哀痛，可能是終生使他感到苦楚的吧！

費曉樓那種具有高尚社會基礎的生活方式，對他的女兒費艷華，可能有很多的啓發。她的那種世事不當真的虛張虛致，對她父親之死的那種第三者眼光，她的那種對低下人等的狃狃作態。或許，這就是這個曾經興旺過的家族失去土地給養的根源。

然而在那個有更多自覺的費大志身上，顯然費曉樓的投影被作了新的形變。

費大志是要反叛的，他的退學，曾造成與父親的嚴重衝突，一向在父親權威和母親呵護下「最乖最聽話」的費大志，當他一開始了追求「自由」的「反叛」後，他就被這種形而上的空概念所牢籠，他專一在

概念世界中，把活潑現實的人生斬斷了。他彷彿「在不稱適的空間裏轉側，欠伸，時刻要走出來，却又猶疑不定」。

整個人格的塑型，在費大志是怯懦的抗辯，「浩漫的人羣車輛啊，捲動著，延展著，推挨著，逐漸擠攏向一條大路，忽又偏散向另一條街道。彷彿是一股不可限制的力要擴張，佔領這空間。我突然害怕起來，哭泣並抖索起來，我同時驚奇地發現我哭聲幼稚得可笑。」

費大志害怕那「力」要吞噬他，而他的父親是已經被吞噬了的——「而當我坐在紮滿菊花的靈車上，一手扶持著棺木，一面注視這個城市的風景時，確實的，我是感覺到爸爸在我的內心裏害怕，啼哭起來的啊！」因為他的父親不曾有過和他一樣的叛逆和嘗試逃脫「力」的追索，他對父親反倒哀憐了起來——「別人或許會敬悼爸爸有如一個長者，而我却哀憫爸爸只是一個來不及長大的孩子，來不及辨明這個世界，辨明生命的目的和理想，就被歲月攙走了」。

因此，費大志便決定不要子嗣了——

「大志看到醫院的診察報告書，便咬牙切齒地說

：『怎麼可以讓一個原來不要的孩子生活在這個世界裏。』他說：『這種惡性循環要到什麼時候才免休。』他說：『人活著真是骯髒，怎麼掙扎着想清洗自己，却只是繼續把乾淨的東西弄髒了。』他說『我不能負這腹中嬰兒的責任。』他說……」。

可是，懷孕已過了三個月，墮胎會造成母體的危險，大約只剩愛慾的費大志更加的苦楚了。一種歇斯底里的冥想便隨之產生了，他願深深的進入妻子的裏面，「我將牽着那小小嬰兒的手，帶他走出那溫暖、潮濕和黑暗」，和那嬰兒踽踽在藏宿著他童年的屋裏窖洞裏，看著盛開的扶桑花下，油漆剝落的大門，那暗夜裏，冷冷的紅。然後，他將如此鄭重地和那纖小的孩子商量：「我們要走出去嗎？」「我們一定得走出去嗎？」

縱使這樣的結局，仍可以看出，費大志不願替別人作任何決定。因為，他的倫理世界不要為任何人負責任，甚至於包括了那蠕動中的半生命。他仍要和他商量。

費大志詭辯的，銳棘的個人世界，它本欲帶來的，是每一個個人都有絕對自由的世界，但最終它却只帶

來一個無生物的世界；理性與非理性，實在與不實在，兩樣的極端，所隔的距離可能不會超過一張紙的厚度吧！

假問題和假解藥。

在人的世界裏，有著太多的難局，因而產生了許多問題；在所有的問題中，「真問題」與「假問題」常常糾葛難分，但，無論如何，真假問題的分辨和研究，純粹的理念世界探索，或逕將理念世界形相化，可能都無法真的提出解藥。

我們害怕，想出的解藥如果只是無傷的營養劑還好，如果它竟是……。

佛從世間來，還從世間求，真正的人底難局，它的解藥，恐怕不在理念世界，而是在真正的人底世界吧！

奚淞的兩篇作品，「封神榜裏的哪吒」，借神喻人，事實上則是人的神化，最終的結果不是成神，却是成物。「盛開的扶桑花」，借花喻人，它的結論是人不要為人。

哪吒的倫理世界，費大志的倫理世界，都是封閉的、游移的、非人的原子世界。他們的世界是，在世

界中只有一個原子的存在，因為他們甚至於排斥了原子碰撞的可能。他們詭譎的辯稱是將一切囊括在理性與個人的範疇中進行的。這正是前期存在主義的遺緒。

但畢竟，如果一種假設，它的最後被推演成不可能時，那樣的假設便成了假的假設。它便成為不可思議的虛幻世界。

世界是這樣構成的——同中求異則異有無限多，異中求同則同也不少於異——在倫理世界這樣的世界法則尤其明顯。

讀完了「封神榜裏哪吒」和「盛開的扶桑花」，深深感悟到心的窒塞，而文學不是為求窒塞而生的。化成一朵蓮花的哪吒，和在地窖裏蹲踞的費大志，我許不會有這樣的體驗吧！

奚淞作為一個作家，他的超過兩篇作品所代表的成熟度顯示了無可限量的才華。奚淞是可以被期許的，更多的投身在實際生活中，從生活中對倫理世界的相互責任以及背負責任的重擔多一層體驗，多一番洗禮，那麼更開闊的，更深遠的世界，但會展現在我們眼前。

（原載中國時報海外版）